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霞箋記

第三回 灑銀公子求歡娛 麗容拒絕起禍端

話說李玉郎與張麗容定約之後，彼此你貪我愛，不時往對景樓走動，自不必講。卻說玉郎有窗友，叫作錢灑銀，自從那日同著眾窗友在會景樓上看見了隔壁張麗容玩耍鞦韆，不覺魂飛天外，打動他平日好嫖心性。一日把持不住，說道：「我終日眠花宿柳，不曾見過這個小娘，說她是個凡間女子，料想塵世絕無。我如今心思夢想，幾成沉痾之病，如何是好？欲向那邊親去尋她，我一個人怎好過去。也罷，風月揚中有一個姓木的名子吹，慣在院子裡往來，此人又極會幫襯，不免著小廝請他前來一陪，自然有成。」說罷就喚家童。這來福小廝走到面前說：「大爺有何吩咐？」灑銀公子說：「西街上有一個木相公，快去請他來，你可認得麼？」小廝說：「認得的。」灑銀道：「好，既認得，快去請他來，說你大爺立等。」這小廝又說：「大爺你不曉得，此人是個騙人財物敗人家產的，尋他怎麼？」灑銀道：「這廝好不可惡！你去請偏有許多閒話！」這小廝不敢作聲，說：「待小人去請。」灑銀說：「速去快來，說俺在這裡立等。」這小廝穿街過巷，疾走如飛，尋著了木子吹，說：「我家大爺有請。」子吹道：「有何見教？」小廝說：「不知何事，要請相公速去。」子吹即便同小廝來到灑銀定，見了公子：「小人拜揖，素仰道范，不敢高攀，今蒙呼喚，有何使令？」灑銀說：「聞知老兄久走風月，極會作成，奉煩大駕，陪弟一遊。如今我悶坐無聊，要同兄到院中尋一出色馳名美妓，快樂一會，不知可往那一家去？」子吹說：「這有何難，如今黃三娘家有個玉肌小娘，甚是美貌。陸四媽家有個鳳仙姐兒，果然標緻。還有那李燕燕、崔婷婷，盡是些看得上眼的，待小子陪相公揀擇一番，自然中意。」灑銀說：「這都是我走過的，好不好？」木子吹說：「此等人家小娘，就算是名妓了，公子尚不在意，除非學宮間壁，韓二媽家有個小娘，名喚張麗容，真乃美若仙姬，貌出凡塵，又且技藝精絕，詞壇第一。只是一件，性子高傲，任那有財有勢，等閒不能見面，卻是有些古怪。」灑銀說：「實不相瞞，我前日同窗友，在會景樓上見過她玩弄鞦韆，如同仙子臨世，直到而今，叫我魂顛夢倒。只恐我一人獨去，她便有多少推委，故此邀老兄前去，幫襯一二，自有厚謝。」子吹說：「公子若是放他不下，必欲會他一面，只得多帶些金銀打動她為妙。」二人商議已就，即往對景樓去尋張麗容，也有詞為證：

追歡買笑，武陵源何處迢迢？落花流水小危橋。情蕩漾，性粗豪，門前已有漁郎到。——右調《六么訟》

灑銀公子與木子吹走到麗容門首，叫了聲：「有人麼？」鴛兒出來迎接，一見便說：「木相公，近日少會，此位公子是誰？」子吹說：「此是灑銀公子，他家錢老太爺現在當朝，金多銀廣，實屬第一。」鴛兒說：「這等老身失敬了，請裡邊坐。」二人進內茶罷，子吹說：「公子久慕令愛芳容，急欲一會，這是五錠銀子，乞媽媽啣留。」鴛兒說：「幸邀公子光降，且承厚儀，何以克當，待老身就喚女兒麗容出來奉陪。」此時灑銀滿心歡喜，要會多嬌。誰知麗容既已身許玉郎，不肯接客。這鴛兒連喚數聲，只聽得麗容在樓上驚聲說道：「小奴偶染微疾，不能陪客，得罪了。」灑銀公子一聽，說：「這等可惡！小廝們與我拿下來！」鴛兒道：「公子不要著惱，待老身再上去喚他。」鴛兒上樓，對著麗容說：「此是一位貴客，現有五大錠銀子，好歹給為娘的賺下罷。」麗容說：「委實身邊有恙，不能相陪。」這鴛兒無奈，便心生一計，將一小玉簪拔下，走到灑銀面前說：「我兒麗容一時偶染寒疾，不能相陪，這是他心愛玉簪一枝，奉送相公，期你明日再來罷。」灑銀說：「怎麼？這是令愛的玉簪，期我明日再來的麼？」鴛兒說：「正是。」這木子吹也從旁幫襯道：「公子，那《嫵經》上有云：『溫存隨嬌女，婉轉作情郎。』相公也要和氣一些才是。」灑銀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們暫且回去，明日拿著玉簪再來相會。只是一件，老木，老木，漫說與他見面，就是方才答應的口聲，猶如鶯囀花梢，便令人消魂了。」子吹說：「果然好嬌聲。」說罷，木子吹竟陪公子去了。正是：

佳人親送玉搔頭，明日應須諧鳳儷。

翠被春濃人未起，賣花聲已過前樓。

卻說翠眉只因玉郎，在樓上假病，推脫了灑銀公子。這玉郎便向翠眉說道：「適才灑銀到來，我不覺著一大驚，此人鬼頭鬼腦，又係我的窗友，倘若撞見了我，必然要先生面前搬弄一場是非，豈不拆散了咱的姻緣，如何是好？」翠眉說：「相公差矣！妾見學問充足，性格溫柔，真是終身可托。俺如今風塵下賤，豈能仰配貴人，但欲充君下陳，以為一生結果，豈徒在一時之眷戀乎？就是與公子終宵在此歇宿，亦甚非長策。」玉郎一聽此言，說道：「二箋相遇，你我皆出無心，詩句相投，天緣似乎有意，我如今要與你結個三生之願，圖一百歲之姻，豈肯露水待之。小娘子請自放心。」翠眉說：「君子言之雖確，但君出自宦門，抑且家有嚴君。俺如今乃花間賤質，何由得拜公姑？以此大費躊躇。」玉郎說：「豈不聞男女之際，大欲存焉，兩心相得，雖父母之命不可止也，我當以心事稟知大人，再三懇求，決無不可之理。但恐你令堂不肯出脫了你，也是枉然。」麗容道：「君未觀《嬌紅傳》乎，倘有不虞，則申為嬌死，嬌為申亡，夫復何恨。昨晚家母欲索你宿錢，今日必遣凝香來與你絮聒。這都是娼家故態，不必計較。我已收拾百金，放在箱奩中，少刻若來，你可付與他拿去。」玉郎說：「你如此盛情，足見厚愛，所謂心堅金石，其真如蘭，咱二人暫且快樂一番，多少是好。」麗容說：「我看你心迷花酒，學業頓忘。如今秋闈已近，乘此南窗日永，清風徐來，俺欲效李亞仙故事，勉君誦讀，不知君意若何？」玉郎說：「娘子此言甚善，就取過書來，待小生觀看。」麗娘說：「你既讀書，我將針線繡一香囊與你佩帶，以敦厚意。」玉郎見她如此，說道：「想當初李亞仙不棄鄭元和，那元和後中狀元及弟，小生愧無鄭生之才，有負翠娘之望。」麗容說：「那鄭元和富貴榮身，亞仙後封夫人，生下五子，並皆顯達，賤妾豈敢仰望。我如今不願生前受享誥封，只願死後再同枕席耳。」玉郎見她如此真心，說道：「小生若有寸進，忘卻娘子今日之恩，天必誅之！」麗容說：「郎君何必如此，你且看書。」二人正說話間，只見凝香走到面前，說道：「小妹奉媽媽使令，說近來生意欠好，錢財不能到手，難以度日，要移居在京都去。」又說：「一家過活那一樣不在你身上，須要斟酌。」翠眉一聽，將玉郎一睇，玉郎早會其意，說道：「不必如此，我有帶得百兩白金在此，拿去奉送媽媽，以作薪水之用。」凝香接銀到手，說道：「相公，有了銀子，你二人放心要子。」正是：無錢怎安身，有錢鬼可使。這凝香竟自去了，他二人正好放心快樂。誰知樂極生悲，忽有書童前來報導：「說：『奶奶嚴命，老太爺身邊有恙，請相公前去調養藥餌方好。』」玉郎一聽，如坐針氈，對著麗容說道：「家父有恙，一定要回去的，如此怎好？」麗容說：「父母有恙，自當親視湯藥，這等官人急宜回去，待令尊平安，再來未遲。」玉郎說：「事處兩難，如何是好？」麗容又道：「事有輕重，請君審之，何必作此兒女態乎？」這玉郎別了麗容，同著書童方才走到門首，誰知那酒銀公子，只因前日贈他的玉簪，認是麗容的表記，他就竭誠早來相會。也是合該有事，這灑銀偏偏遇著玉郎門首，不覺頓起醋意，說：「李兄何以至此？」玉郎難以回答，說：「偶然適過此間，並非有意尋春，現今家父抱病，不得細談，小弟就此告辭，望兄恕罪。」玉郎得空即走，灑銀懷恨入門，叫了一聲：「鴛兒哪裡？」不意翠娘送玉郎出門，方才轉身，未及上樓，早被灑銀看見，說：「小娘子，你是難得見的，請上，待我拜見。」翠眉說：「公子貴姓？」灑銀道：「何必再問，昨日媽媽將你玉簪約我，今日特來相會，為何又推不知？」翠眉說：「公子請尊重，賤妾恨墜污泥，茲已洗盡紅粉，此身已許李生，豈容更露頭面。請君小坐，令吾舍妹相陪便了。」公子見她這樣拒絕，不覺大怒，說道：「你乃萬人之妻，還要守甚麼貞節！」麗容說：「公子與李郎原係同窗好友，這瓜田履下，也要避些嫌疑。」公子說：「此節之事，管何嫌疑，只求一宿之樂，再不重犯就是了。」麗容說：「公子若是相逼，小奴惟有一死，決不從你。」公子怒道：「你原是煙花，這等放肆，我明日拿到你縣裡去，叫你不要慌。」這麗容一發大哭起來，說道：「個人立志從良，就是官長其奈我何！」說罷將公子推了一交，竟自上樓去了。這公子一團高興，只落得一場沒趣，對著鴛兒說道：「你女兒不過是個妓者，為何這等可惡，我明日定要擺佈他。」鴛兒說：「公子休得著惱，你的造化來了。」公子說：「他如今推我一交。想是跌出來的造化麼？」鴛兒道：「公子自幼讀書，不曾看那《嫵經》，『打是親，罵是愛』，怎麼不是造化？」公子道：「休得胡說！竟自忿然去了。正是：

二八佳人真個美，血點櫻唇噴香嘴。
流水無情戀落花，落花有意隨流水。
不知這灑銀公子如何擺佈他，下回分解。